

殷墟卜辭田獵動詞「牧」補說

姚 萱

（上海）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

摘要

殷墟卜辭的「牧」字，有一類作田獵動詞的特殊用法，以其本義或引申義講不通。其辭多以「雉」為賓語亦即捕獵對象，據此結合其讀音，可以推斷「牧」應讀為「雉網」義之「罾」。卜辭田獵動詞「牧（罾）」，義為「用雉網捕雉」，亦偶可意義泛化用於指「用網捕鹿」。

關鍵詞：殷墟卜辭、牧、田獵動詞、罾、雉網

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*Mu* 牧 in the Yinxu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 Concerning Hunting

Yao Xuan

(Shanghai)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character *mu* (牧) in the Yinxu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 has a special usage as a verb related to hunting, which cannot be explained by its original or extended meanings. The object of the verb is often *zhi* (雉, pheasant), which is the target of the hunt. Based on thi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*mu* (牧),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*mu* (牧) should be read as the word *mei* (罽, pheasant net). The verb *mei* (罽)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refers to “using a pheasant net to catch pheasants” and occasionally it is also used in a generalized sense to mean “using a net to catch deer”.

Keyword: Yinxu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, *mu* (牧); verb related to hunting, *mei* (罽), pheasant net

殷墟甲骨文多見的「牧」字，或从「羊」作，或繁化為「𦍋」、「𦍋」等；常見用法為某種身份或職官之名，與其基本義即動詞「放牧」密切相關；亦多用為名詞「放牧之地／牧區」一類義。對此研究者的認識已經比較清楚統一。¹但它還有個別較為特殊的用法，與田獵相關，研究者或逕指實為「田獵動詞」。有關問題，雖已經過不少討論，但從近年論著看，大家的認識仍頗存分歧、模糊乃至錯誤之處。本文對此加以補論。

一

殷墟卜辭中所謂用法較為特別的「牧」，研究者最早看到的是如下一版：

(1A) 隰鹿其南𦍋(牧𦍋)，𠄎(擒)。「吉。」

(1B) 其北𦍋(牧𦍋)，𠄎(擒)。「吉。」

——《寧滬》1.397(《合集》28351)[無名]

胡厚宣在《寧滬·序言》中舉此兩辭，謂「知𦍋為田獵之一法」，²是首先注意到「牧」字特別用法者。之後討論田獵卜辭的學者多引此，如下舉楊陞南說。又如黃然偉引此辭及胡說謂：「惟同例卜辭不多，其義未詳，姑存以待證。」³

于省吾曾引(1A)、(1B)兩辭釋作：「隰鹿，其南牧𠄎，其北牧𠄎。」解釋謂：「是說隰地之鹿，放牧于隰地之南能夠擒獲，或者放牧于隰地之北能夠擒獲呢？」並以「武裝放牧」而「獲得俘虜或野獸」云云為說。⁴應該說，單看上兩辭，是很難完全否定于說的。但是，後來小屯南地甲骨出現了一版很關鍵的辭例，與(1)結合起來統一考慮其解釋，于說就很難成立了。如下所舉：

¹ 參看裘錫圭：〈甲骨卜辭中所見的「田」「牧」「衛」等職官的研究——兼論「侯」「甸」「男」「衛」等幾種諸侯的起源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古代歷史、思想、民俗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60-163。蔡哲茂：〈晚商畜牧業的經營：以牧與芻為中心〉，收入《蔡哲茂學術文集·第二卷：殷商史卷（一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，2021年），頁181-199。


² 胡厚宣：《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·序言》（北京：來薰閣書店，1951年），頁2。

³ 黃然偉：〈殷王田獵考（上）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第14期（臺北：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，1964年），頁21。

⁴ 于省吾：〈釋牧〉，收入同作者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頁260-262。

(2A) 癸酉卜：王其田，遯(牧)難(雉)，吏(惠)乙，雨(?)。



「吉。」

(2B) 吏(惠)戈田，微(牧)難(雉)，弗每(悔)，亡戕(災)，

永(侃)王。「吉。」

(2C) 吏(惠)麥田，𠄎(擒)，亡戕(災)。「吉。」

——《屯南》4033〔無名〕

卜辭命辭先籠統言是否「田」，其後再接具體田獵手段及對象之例，如《合集》27146：「王申卜，貞：王其田，逐麋。」此辭與上舉(2A)最為接近。又《合集》28371：「王其田旂，其射麋，亡戕(災)，𠄎(擒)。」《合補》9071：「王其田，射徯麋」，《合補》10279：「吏(惠)旂田，射又(有)麋。」凡此皆可與上舉(2A)、(2B)相印證，說明「牧雉」之「牧」確應只能理解作田獵動詞。楊陞南引上舉前兩辭，謂：

雉為飛禽，不可放牧。此「牧雉」當如胡厚宣先生指出的「為田獵之法」。但牧究為何法得雉，卻不可知。⁵

其實，此「雉」字已經為「牧」提供了很關鍵的釋讀信息。詳後。

之後討論到有關問題的論著，其說多不出上述範圍。如陳煒湛列「微(牧)」為田獵方法之一，但無詳論。⁶楊楊說與上引楊陞南說略同。⁷另亦有比較重要的研究進展，即葛亮之說（又參後文）。他針對前引于省吾說以及第(1)辭的「南牧」、「北牧」研究者多說為「職官」云云，謂：

⁵ 楊陞南：《商代經濟史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第五章「狩獵活動」，頁290。又宋鎮豪主編，楊陞南、馬季凡著：《商代史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卷6·商代經濟與科技，頁271。兩書「田」字皆作「出」，純係出於誤植。

⁶ 陳煒湛：《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27-28、204。

⁷ 楊楊：《商代田獵刻辭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），頁121-122。其中「田」字亦誤為「出」。

不過，對照「其北棐，擒」（《合》29289+）等辭，我們還是傾向於將例八（引者按：即前舉第1辭）的「牧」看作田獵動詞，而在「𠄎」前點斷。⁸

其說是很有道理的。卜辭中類似的「方位詞+田獵動詞」並關注是否「擒」的說法多見，就以同屬無名類者為例，除了上舉《合》29289+⁹外又如，「北逐，𠄎（擒）」（《合集》28792），「其西逐，𠄎（擒）」（《合集》28791），「其北逐，𠄎（擒）」（《合集》28790），等等。又，卜辭地名「隤」字或作「隤」，無名類中作田獵地又如《合集》28900：「弔（勿）田隤，其雨。」其地有鹿，如《合集》28352〔無名〕：「惠（惠）隤鹿网（網），𠄎（擒）。」從這個角度看，將前舉諸「牧」字理解作田獵動詞，也是最為合適的。

二

從近年所見論著看，研究者仍頗多對「牧」之田獵動詞用法持有異議者。如或謂：「我們認為把南牧、北牧的『牧』看作動詞也有道理，但牧即使是武裝放牧，還是以言牧為目的，擒獲野獸或敵人都是附帶的收獲，所以『牧』是不能看作田獵動詞的。」¹⁰或謂前引（2B）中的「雉」「應是地點名詞」，「『牧』應理解為動詞『放牧』，『牧雉』應是『于雉牧』的意思」。¹¹按此顯與同辭「惠戈田」、又有另一田獵地點「戈」相矛盾，即其貞卜「焦點」不明。又或將（2A）、（2B）兩辭連讀作所謂「王其田牧雉」、「惠戊田牧雉」，謂：

我們認為其中的「牧」應當用作地名，而非動詞。該版前兩條辭例，是對田獵日期的選擇，卜問的是王于乙日田牧雉，會不會雨，以及王于戊田牧雉，不會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喜樂于王，而不是對是否擒獲獵物的貞問。田獵卜辭中常見于地名專名之後加綴地名通名者，如加綴「麓」者，參前文。所以，我們認為《合集》28138（引者按：此版問題詳

⁸ 葛亮：〈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64。

⁹ 按其辭見《甲拼四》（《合集》29289+29370）：「其𠄎○戊王其田灋，生（往）東棐，𠄎（擒）。○其北棐，𠄎（擒）。」

¹⁰ 馬智忠：《殷墟無名類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8年），頁331-332。

¹¹ 展翔：《商代職官材料的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1年），頁207。

後)、《屯南》4033中的「雉」不是獵物名，而是指某種設施。¹²

又謂(2C)、(2B)「『牧雉』、『麥田』選貞」云云。¹³按其說皆難成立。其中較為關鍵的所謂「戊」字〔即前引(2B)釋文作「戈」者〕，研究者亦或釋為「戎」，其形原作：



顯然與「戊」或「戎」皆大為不合。其實，《屯南》原釋文已經指出，「『戈』左下一直道非筆畫」，這應該是整理者根據原骨實物所作的準確判斷。無名類卜辭的地名「戈」見於《合集》29379〔「王王夷(惠)戈田省」〕、《屯南》1013(兩辭「王其省戈田」)等。(2)亦非所謂「『牧雉』、『麥田』選貞」，其貞卜邏輯應該理解作：(2A)先就商王欲田獵並已確定「牧雉」而選擇是否「乙日」出田；此卜得「吉」而確定後，(2B)、(2C)再就具體田獵地是「戈」還是「麥」而逐一選貞。由於「牧雉」這一具體田獵手段與對象是已經確定的，故在(2C)中就省去此而僅言焦點「麥」了。

另一方面，承認此類「牧」為田獵動詞的研究者，其理解也還不準確。如或謂「此類牧蓋表驅趕義，為殷人田獵過程中的一具體行為」，¹⁴或將(1)辭理解作「從南面還是北面驅趕隄地之鹿能擒獲」。¹⁵按所謂「驅趕」云云，純係從辭意出發並牽合「牧」字之形而得出的推測，並無確證，也得不到「牧」字本身意義的支持。更何況，對於捕獵「雉」而言，所謂「驅趕」的手段也是很不合適的。

三

前舉葛亮說，還曾針對於省吾所引南北·師1.167「𠄎微亡𠄎」，指出「其所據摹本有誤，當據《史購》259拓本並照片改釋為『𠄎遯𠄎』」(引者按：即舊

¹² 馬盼盼：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(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2年)，頁28。

¹³ 上引馬盼盼：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，頁71。

¹⁴ 趙偉：《殷墟甲骨語詞匯釋》(開封：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8年)，頁448。

¹⁵ 唐英傑：《商代甲骨文地名統計與地望研究》(重慶：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1年)，頁392。

摹本之所謂「亡」字本係「𣎵」之「止」旁)；其辭結構與前引第(1)辭「極有可能是相似的」，亦「當在『𣎵』前點斷」。這也都是很正確的，並已為近年新綴所證實。如下所舉：

(3) 𣎵(惠) 麥雉𣎵(牧)，𣎵(擒)。「吉。」

——《合集》28138+《史購》259〔無名〕【吳麗婉綴合】¹⁶

(4) 𣎵(惠) 兗雉(雉) 牧，王𣎵(擒)。

——《屯南》2191〔無名〕

第(4)辭舊被誤分釋為兩辭，應該改作如上正確釋讀，也是上引吳麗婉綴合指出的。「麥」和「兗」皆係卜辭多見的田獵地。又《屯南》1103〔無名〕：「庚〔□卜〕：翌日辛王其田，湄日〔亡𣎵(災)〕。○□𣎵(惠) 王田，湄日亡𣎵(災)。○王□田□，〔亡〕𣎵(災)。○𣎵(惠) □田，亡𣎵(災)。○辛酉卜：翌日王王其田𣎵，湄日亡𣎵(災)，𣎵(擒)。○𣎵(惠) 麥田，亡𣎵(災)，𣎵(擒)。○吉。○𣎵(惠) 又(有) 雉𣎵(擒)。吉。」亦可為麥地多「雉」之證。

吳麗婉所揭示出的上兩辭，對於正確理解「牧」字用法來講很關鍵。我們看以上所舉(2A)、(2B)與(3)、(4)，已共計三版四辭，「牧」的賓語亦即捕獵對象都是「雉」(末兩例用焦點標記「惠」將賓語「雉」提前)，由此，我們即很容易聯想到「罽」字。



四

《說文·网部》：「罽，网也。从网，每聲。」段玉裁注雖僅謂「网之一也」，但同時又已指出，「《篇》、《韻》皆曰『雉网』」。按今本《玉篇·网部》：「罽，雉罔(網)也。」《廣韻·灰韻》、《麌韻》並謂：「罽，雉網。」(《隊韻》則謂「罽，鳥網」)。又《篆隸萬象名義·网部》亦解釋謂：「罽，雉網也。」¹⁷此與上述「牧」之賓語亦即捕獵對象都是「雉」，正密切相合。至於卜

¹⁶ 吳麗婉：〈甲骨拼合第73-78則(附甲骨復原一則)〉之第73則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659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22年5月8日。

¹⁷ 此外，《廣雅·釋器》「罽、罽，免罽也」、「其罽謂之罽」條下王念孫《疏證》，亦據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等材料認為：「疑今本『其罽謂之罽』上脫去『罽，雉罽也』四字。『其』字乃『某』字之譌。『某』字

辭「牧（𠩺）」字又用作動詞即「以雉網捕雉」義，亦實屬正常，猶如後文所論卜辭之「置」、「罟」等。

「罟」字雖不見古書使用，但並不生僻。殷周古文字中已數見「罟」字，皆作人名。殷墟甲骨文如《上博》54806.2「尸（夷）方白（伯）罟（，「每」旁頭部略特別）」，¹⁸殷代金文如小子𠩺卣（《集成》5417.1，作）、小子网簋（《集成》4138）〔兩銘分別謂「隹（唯）子甘（曰）令罟（罟）尸（夷）方罟」、「隹（唯）𠩺令伐尸（夷）方罟」〕，「罟」皆係同一「尸（夷）方」首領之名。¹⁹西周金文如鼓罟簋（《集成》4047）、靜方鼎（《銘圖》02461）、新出壽罟尊，亦皆用「罟」為人名。由此可以說明，第一，據西周金文其字仍有沿用，可以保證殷代文字「罟」與後世「雉網」義之「罟」字相對應認同的必然性；第二，由此反推則可知，殷商時代語言中是確實早已存在「雉網」義之{罟}這個詞的。以上所述，是我們說卜辭「牧」字讀為「罟」的重要基礎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殷墟卜辭放著已有的形聲本字「罟」不用，而使用另一假借字「牧」，此點亦頗為特別，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我們對早期古文字在字詞關係上的「複雜性」的認識。



從讀音關係來看，「罟」與「牧」古音聲母皆為明母，韻部之職對轉，其相通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最顯著的例子即，商郊「牧野」之「牧」字，古書多或作「从土母聲」之「母」，其例甚多不必贅舉。²⁰《說文·土部》以「母」為其本字，謂「朝歌南七十里地。《周書》曰：武王與紂戰于母野」。其字見於出土

即『罟』字之音，既譌為『其』字，又誤入正文也。」見張靖偉、樊波成、馬濤等校點：《廣雅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147-1149。

¹⁸ 參看沈之瑜：〈介紹一片伐人方的卜辭〉，《考古》1974年第4期，頁263。此字之釋今工具書尚或不瞭，如李宗焜編著《甲骨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頁1128第3592號未釋，摹形亦不確，參看蔡哲茂：《〈甲骨文字編〉指瑕》，收入《蔡哲茂學術文集·第五卷：書評、序文與雜著卷（二）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，2021年），頁413。又陳年福編著《殷墟甲骨文辭類編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21年），第7冊，頁8695第3345號收此字，亦摹原形而未釋。

¹⁹ 參看謝明文：《商代金文研究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2年），頁196-198。

²⁰ 參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442【母與牧】條、頁443【牧與母】條。

文獻者，如《上博簡（二）·容成氏》52作从田母聲之「𦍋」，「𦍋」楚簡多見，即「晦（畝）」字異體。三體石經《尚書·立政》古文「母」（），則用作一般用法之「牧」（對應於今本「宅乃牧」之「牧」）。²¹眾所周知，「母」與「每」關係極為密切，作聲符常通用無別。傳抄古文「牧」字又或作「埤」（《汗簡·土部》引《尚書》等），即正从「每」聲。²²

從另一個角度講，研究者常常稱引的《爾雅·釋器》列舉諸網名之專名（「鳥罟謂之羅，兔罟謂之置，麋罟謂之罟，彘罟謂之羅，魚罟謂之罟」云云），並未及「罟」，古書亦未見「罟」之實際用例，此或會引人對「罟」之「雉網」義產生懷疑。今將殷墟卜辭田獵動詞用法之「牧」讀為「罟」，二者互證，則「罟」之「雉網」義又可謂更加信而有徵。





討論至此，還有一個問題應該略作補充說明。殷墟卜辭又有或釋「罟」之所謂「罟」字，見於如下一版：

（5A）庚戌卜：千隻（獲）网（網）雉。隻（獲）十五。

（5B）庚戌卜：采隻（獲）网（網）雉。隻（獲）八。

（5C）甲寅卜：乎（呼）鳴网（網）雉，隻（獲）。丙辰鳳（風），隻（獲）五。

——《合集》10514+〔白賓間〕【蔣玉斌、李愛輝綴合】²³




三「网雉」字分別作、、形，因其距離頗近，遂或被誤認為所謂「罟」一字；乃至進而分析作从网从雉會意，「疑為罟之初文」云云。²⁴按研究者多認為應釋「网（網）雉」二字，應該是正確的。²⁵末一「雉」形作（取

²¹ 顧頡剛、顧廷龍輯：《尚書文字合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第三冊頁2492。



²² 參看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2。

²³ 李愛輝：《甲骨拼合第412~416則——附新第405則》之第414則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9997.html，發表日期：2018年3月22日。

²⁴ 徐中舒主編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860。

²⁵ 有關各家釋文出入詳情及其分析，參見許世和：《甲骨田獵地名的初步整理——以三種田獵地名表的對比為中心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），頁80-81。其文未引及者又如，單育辰認為，、「此字『雉』上加『网（網）』形，從文義看，與『雉』應為一字異體」；又謂「」此字從

自《甲編》3112)，即突出其形特徵、表現「長尾之鳥」的「雉」之象形字。²⁶

(5A)、(5B) 貞卜是否「獲網雉」之辭，猶如《合集》10419-10421 貞卜「王不其隻(獲) 弘射兕」，《合集》10422 貞卜「其佳(唯) 王隻(獲) 射兕」；如釋所謂「羅(罍)」一字，其辭「某獲罍」云云，即斷不可通。再者，上舉「网雉」兩字 、，如認為所謂「羅(罍)」一字，則其下半為形聲結構之「雉」，全字將不得不說為所謂「圖形式表意字中有以字義表意者」，也嫌不夠自然直接。

五

最後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需要加以交代。

我們看最早見到的田獵動詞「牧」，即前舉第(1) 辭，其對象是「鹿」，²⁷ 所以研究者很難一下將它跟「雉網」義之「罍」聯繫起來考慮。從另一方面講，這似乎也是我們讀「罍」的一個「漏洞」。但這也是很好解釋的。

上古漢語中，本來專用於指捕某種禽獸之網名，亦多可泛化用為一般之「網」義；某類網之專名作動詞表「用網捕」，亦可接其它動物為賓語。例如，最常見的所謂「兔網／兔罟」之「罟」，亦可泛指一般的捕獸之網，如《呂氏春秋·上農》「罔罟罟不敢出於門」高誘注：「獸罟曰罟。」舊注亦多泛泛謂「罟，網也」。²⁸ 殷墟卜辭中作動詞的「罟」，亦可施於其它野獸，如《合集》20729 商王呼令人「罟(罟)」的對象是「兕」，《合集》10207 正商王呼令人「罟(罟)」的對象是某地之「虎」。²⁹ 由此皆可見，研究者或已指出的「『罟』捕捉

『网(網)』從『鳥』(并突出其鳥尾)，仍應是『羅』或『罍』字，卜辭應該用為網羅之意」。皆不可信。見單育辰：《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)，頁277、頁296。


²⁶ 參看姚孝遂、尚丁：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)，頁161。

²⁷ 此外，研究者所舉可能亦屬於田獵動詞用法之「牧」字，其對象還有「麋」，即《合集》376 正[典賓]兩辭：「乙丑卜，殼，貞：甲子皿(向) 乙丑王夢牧石麋，不佳(唯) 困(憂)，佳(唯) 又(祐)。○ 貞：甲子皿(向) 乙丑王夢牧石麋，不佳(唯) 困(憂)，佳(唯) 又(祐)。二月。」按「石」卜辭未見有作田獵地名用法者，也有不少研究者將「牧石」看作地名(但亦同樣於卜辭無徵)。且此係商王夢境之事，實難強說，姑誌此備考。

²⁸ 參看宗福邦、陳世鏡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)，頁1794-1795。

²⁹ 「罟」與「罟」係聲符不同的異體，見裘錫圭：《殷墟甲骨文字考釋(七篇)》之四「釋「罟」字異

的對象可不限於兔一種動物」此點。³⁰我們所謂「牧（罾）」，又詞義泛化擴大，「網雉」之字可用於「網鹿」，與「罾」甚為相類。

又如，殷墟甲骨文多見的「罾」字（），其下作麋鹿之「麋」的頭部，係圖形式表意字，研究者多從王國維說釋為「麋罾」、「鹿網」義之「罾」。裘錫圭先生引此指出，《綜類》以「罾」、「罾」為一字亦可信，「『矛』、『目』二字古音陰入對轉。『罾』所从的『目』既代表麋鹿一類野獸的頭，又兼作聲旁」。³¹卜辭「罾」、「罾」的對象固然多為「鹿」，但「罾」字亦可接「豕」為賓語謂「罾（罾）豕」，見於《合集》10726、《甲拼》94（《合集》10730+《合集》10727+《合集》10729）等。楊陞南已經據此指出，諸辭「是網豕」，「罾」字「不一定僅是用網捕麋鹿類野獸」。³²

再有，一方面，卜辭所見獵「鹿」之法，除常用「逐」、「射」及「陷（陷）」等外，亦多可用「网（網）」或「罾」（即用網去捕獲），見於《合集》10666、《合集》10976正（兩辭）、《合集》28329、前引《合集》28352（以上「网鹿」），以及《合集》10338+、³³28331+28823（《甲拼四》858）、28332、28342、28344（以上「罾鹿」），等等。另一方面，田獵卜辭又常見「雉」與「鹿」以及其他獸類動物一同被捕獲，如《合集》10197：「允隻（獲）□二、兕一、鹿十三、豕二、麋百廿（二十）七、虎二、兔廿（二十）三、雉廿（二十）七。」《合集》10921：「之日王生（往）于田，从（從）𠂔（徹）京，允隻（獲）麋二、雉十七。」《英藏》2539（《合集》41801）+《合集》37502（《綴興集》075）：「隻（獲）麋五、兔一、雉六。」又《合集》40834：「壬子卜：𠂔隻（獲）鹿。隻（獲）麋一，雉五十。」等等。上舉諸驗辭，雖未逐一說明各種獵獲物的具體捕獵辦法及所用工具，但其中無疑應包含有「麋」與「雉」皆使用「網」者。上述兩方面，都可以說是「罾」可通用於「網鹿」的基礎。由

體」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頁353-354。

³⁰ 陳年福：〈釋「罾」「罾」〉，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：《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》第8輯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9年），頁154。

³¹ 裘錫圭：〈釋殷墟甲骨文裏的「遠」「𠂔（邇）」及有關諸字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74。

³² 楊陞南：《商代經濟史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之第五章「狩獵活動」，頁285。

³³ 參看林宏明：《甲骨新綴第882例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437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20年11月4日。

此相印證，則殷墟卜辭「牧（𠩺）」的對象既多見係「雉」，亦偶或可為「鹿」，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
參考文獻

一 專書

李宗焜編著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。

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。

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。

宋鎮豪主編，楊陞南、馬季凡著：《商代史·卷6·商代經濟與科技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
姚孝遂、肖丁：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。

徐中舒主編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，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9年。

張靖偉、樊波成、馬濤等校點：《廣雅疏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
陳年福編著：《殷墟甲骨文辭類編》，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21年。

陳煒湛：《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。

單育辰：《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
楊陞南：《商代經濟史》，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。

謝明文：《商代金文研究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2年。

顧頡剛、顧廷龍輯：《尚書文字合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。

二 論文

于省吾：〈釋牧〉，收入同作者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
沈之瑜：〈介紹一片伐人方的卜辭〉，《考古》1974年第4期。

胡厚宣：《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·序言》，北京：來薰閣書店，1951年。

唐英傑：《商代甲骨文地名統計與地望研究》，重慶：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1年。

- 馬盼盼：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2年。
- 馬智忠：《殷墟無名類卜辭的整理與研究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8年。
- 展 翔：《商代職官材料的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21年。
- 許世和：《甲骨田獵地名的初步整理——以三種田獵地名表的對比為中心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。
- 陳年福：〈釋「冎」「冎」〉，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：《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》第8輯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9年。
- 黃然偉：〈殷王田獵考（上）〉，《中國文字》第14期，臺北：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，1964年。
- 葛 亮：〈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5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楊 楊：《商代田獵刻辭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。
- 裘錫圭：〈甲骨卜辭中所見的「田」「牧」「衛」等職官的研究——兼論「侯」「甸」「男」「衛」等幾種諸侯的起源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古代歷史、思想、民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殷墟甲骨文字考釋（七篇）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裘錫圭：〈釋殷墟甲骨文裏的「遠」「猷（邇）」及有關諸字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趙 偉：《殷墟甲骨語詞匯釋》，開封：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8年。
- 蔡哲茂：〈《甲骨文字編》指瑕〉，收入《蔡哲茂學術文集·第五卷：書評、序文與雜著卷（二）》，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，2021年。
- 蔡哲茂：〈晚商畜牧業的經營：以牧與芻為中心〉，收入《蔡哲茂學術文集·第二卷：殷商史卷（一）》，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，2021年。

三 網路資料

- 李愛輝：《甲骨拼合第412～416則——附新第405則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

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9997.html，
發表日期：2018年3月22日。

吳麗婉：《甲骨拼合第73-78則（附甲骨復原一則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
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[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6597.](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6597.html)
[html](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6597.html)，發表日期：2022年5月8日。

林宏明：《甲骨新綴第882例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
網址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437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
2020年11月4日。